

I love you,
my heart beats for you only.



于于

著
Rainy Works

在屋檐下



被爱与不爱，
幸福与凄凉，追求与逃避，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是如此的简单。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爱在屋檐下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unti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于于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万卷出版公司

© 于于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在屋檐下/于于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10

ISBN 978-7-5470-1230-7

I. ①爱…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5844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数: 250千字

印 张: 17

出版时间: 2010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春杰

特约编辑: LILY

装帧设计: JACK

ISBN 978-7-5470-1230-7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章节10 [男生间的博弈]	133
Love Game	

章节11 [胜利，只此一次]	151
Once More	

章节12 [最好的爱给最笨的你]	165
The Best	

章节13 [正牌女主角]	181
The Queen	

章节14 [展大少的秘密]	197
The Secret	

章节15 [人丁有点旺]	211
The Magic	

章节16 [门里门外守候你]	227
The Night	

章节17 [错过你错过我]	239
Partial to Miss	

章节18 [没有缘分，只有宿命]	257
The Fate	

尾声 [添人进口]	267
Happy Ending	





流年巨不利

The Destiny

被爱与不爱，
幸福与凄凉，追求与逃避，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是如此的简单。

能反应将那块肚皮向外推一推，没等他动手，一道声音从头顶上空传来直盖在他的脑门上。

“起来！”

一定不是对他说的，展秋客好修养地闭目养神，那声音的分贝指数更高了。

“你给我起来！”

我凭什么起来？展秋客抬眼瞪着那块突起的肚皮——孕妇？他的视线跃过隆起的肚皮向上望去，真就看见一个女生怒发冲冠的脸。原来这肚皮的主人是位孕妇，他还以为是哪个挺着啤酒肚的老男人呢！

小女生看着年纪不大啊，居然都是准妈妈了。也好，她那副干扁的长相有人要就该每日烧香酬神了。微合上眼睛，他被车里闷热的空气闷坏了，没有足够的精神跟她打嘴仗。

那孕妇仿佛跟他干上了，不依不饶地扯着他的肩膀喊叫起来，“大家评评理，哪有这样的人！他占着‘老弱病残孕专用座位’，看着我这样身怀六甲的孕妇不但不让座，刚才还打算拿胳膊推我——你 NC 啊？”

你才脑残呢！大妈级人物居然还会火星语？而且，谁推她了，是她的肚皮先顶到我。展秋客刚想反驳，车内的乘客先议论了起来，“真是世风日下，现在的人越来越没公德心了。”

“就是啊！这么一个小伙子居然跟孕妇抢位子，也不嫌丢人。”

“是啊，看着衣冠楚楚的，没想到这么没教养，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

展大少是好惹的主吗？答案肯定是，NO！

今天本就够倒霉了，被大家一通批判，他更火了。“这位孕妇女士，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用手推你了？是你先用肚子顶我，我当然……我当然要让开一点。而且你也说了，这座位是‘老弱病残孕专用’，你‘孕’排在第五位，我‘病’还排在第三位呢！我到底谁更应该坐这个位子？”

病号了不起啊？孕妇拉过刚刚晚展秋客一步，没能坐上位子的白发老爷爷，“既然如此你就把位子让给这位老爷爷坐——老弱病残孕，‘老’排在第一位，

如他所愿，这的确是一张宽大柔软且赋有弹性的双人床，展秋客将疲惫的身体抛到床上，奔波了一天再加上屡屡失望，他的确需要在这个床上好好放松一下。如果这时候雅雅或是晶晶和他一起躺在这张双人床上就更好了，他的脑海里浮现着无数圈圈叉叉的镜头。

虽然没有无上限的黑金卡和奥迪 Q7，好在凭借他展大少的个人魅力，只要招招手，那些漂亮妞还不是疯狂地冲上来。说不定他可以直接入住雅雅的公寓，上回留宿过，她的床虽然小点，还是可以凑合着两个人睡的。

呵呵，什么事能难倒他展大少爷？今天就暂且在这里将就一晚吧！明天去学校，又是幸福的一天。

手一伸，展秋客想拉过被子盖在身上。手指却触碰到一个非常软，非常有弹性的白色东西，女生用的东西。他睁开眼一瞧，顿时神经纠结在了一起。

这是什么？他手上握着的这到底是什么？他迅速甩开手，把那玩意丢出五米以外。

“我只是希望床软一点，有弹性一点，我没希望床上放着一个垫了海绵的文胸啊！还是白色的，好纯情哦！”谁会把这种东西放在他的床上呢？

展秋客心头一阵算计，哇，他知道了！

老爸，你果然还是心疼儿子的，怕儿子无聊寂寞，居然还给我找了一个陪读的女生？老爸，你实在是太懂我的心了。为了你疼我的这颗心，我也一定重修学分，给您老人家脸上添光加彩。

展秋客的脑海里冒出无数桃红色的泡泡。他将白色文胸盖在自己的脸上，深呼吸，若有似无的香气沁入了他的肺里。这一定是个纯情又妖娆的美女，哦！Come on baby，快点来吧！

正处于自我陶醉状态的展秋客没有听到脚步声，不过他很快就听见了女生的召唤——

“变态！有变态啊！来人啊！变态来了，抓变态啊！”

谁？谁是变态？变态是谁？



顶着满头包，展秋客终于了解到谁是变态了。

坐在非真皮沙发里，尽量避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物，面对着他这满头包的制造商，展秋客只想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谁？”

“我才想搞清楚你是谁呢！”温小米怒目相对，手里还拿着随时可以砸死他的圆凳。

展秋客抬起眼仇恨地盯着刚刚对他下狠手的女生，咦？好生面熟啊！她不就是……

“大肚婆？”

“NC男？”

面对温小米的指责，展秋客顺着她的脸向下看去，直扫过她平坦的肚子再回到她邪恶的脸上。

“原来你是装的，你根本就不是孕妇，难怪我刚才下车的时候觉得你的肚子撞得我的腰好疼。你把硬的东西塞进衣服里装孕妇，你真卑鄙！”他好懊悔直到现在才揭穿她的诡计。

被他发现自己伪装孕妇，温小米丝毫不觉得羞愧，反而更加猛烈地攻击起他来。“我再卑鄙也没有你行为恶劣啊！我装孕妇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缺乏公德心的家伙把座位让出来，而且最后那个位子我又没坐，我让给了老爷爷，你还想说什么？”

她只不过两只手拎着东西不方便，遂就把狗粮狗罐头放进了挂在胸前用来装狗宝宝的袋子里，看上去可不就跟大肚婆一样。

这个死丫头，居然还死不认错，不教训教训她看来是不行了。展秋客完全失去修养，卷起袖子就要把刚才落在他身上的拳头如数还给她。

“慢着！”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你是新租客对不对？你叫展秋客，是你爸

爸帮你租了这里？”她说怎么看他那么面熟呢！闹了半天是冤家路窄啊！今天没有随身携带百合花吗？

“那又怎样？”展秋客尤不知死活地叫嚣着，就算她认识他，这也改变不了他揍她的决心。谁要她方才下手这么狠，他帅气的俊脸如果破相，她要怎么赔他？就凭她那副丑样？

“你就是那个蠢到考试都不去，结果被勒令留级的蠢货？”

“喂，死丫头！”老爸将他出卖得很彻底啊！

双臂环抱，她高傲地睨着他报出一串数字，“1385533……”

这不是他爸的私人手机号码嘛！他顿时警惕起来，“你怎么会有我爸的手机号？”老爸一向对外只公布秘书的手机号，他私人的联络方式只有鲜少几个人知道，这丫头来路很不寻常啊！

“你爸把你卖给我了，让我监督你完成学业，我可以二十四小时随时向他告状。”简单来说，尚方宝剑在手，敢惹我，你死定了。

“还有，”她指指他身后那扇打开的门，“你刚刚睡的那张床是我的，那间房也是我的，你的房间在隔壁——我和你同校不同院，我是生化专业，和你一样读大二，不过是在你留级以后才和你一样读大二。从今天开始负责监督你，我们好好相处吧！我叫温小米。”

她伸出的手，他没有接，叉着腰，他只想知道，“我爸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床很软，充满弹性，可惜那是隔壁卧室里的床。展秋客身下躺的是一张板床，搁得他腰酸背疼，明明困得要命却怎么也睡不着。

既然睡不着索性起来走走，也许喝杯牛奶能帮助他睡眠。

打定主意展秋客拉开房门出了卧室，他径直走向厨房，没走两步他吓得腿都软了。厨房方向一阵阵轻烟缭绕，像是失火了，更像是……鬼来了。

他壮着胆子走近细看，没找到冒烟的原因，冷不丁地撞到一张脸。

“啊！”

“你叫什么叫？”温小米最讨厌别人鬼喊鬼叫了，尤其是大男生。

要不是看在他老头子给她发薪水的份上，谁管他死活。秘书姐姐抓紧时间尽快说完：“那个房东小姐是生化专业的，经过我的调查，她喜欢研究一些奇怪的东西。保险起见，无论她给你喝什么东西，你都千万别喝。”

房东小姐？

“你说的是温小米？”不好的预感如潮水般冲击着他的记忆，很是强烈。

“对啊！就是温小米，你也别追问，总之无论温小米给你喝什么，你都敬而远之，知道了吗？”

“知道了，可是……”太迟了！豆大的冷汗从展秋客的额头上滑下来，他觉得好冷，可是汗液却不住地跑出毛孔，向外扩张。

“你有反应啦？”温小米等的就是这一刻，她立刻提起笔记录下他的体表反应，还拿来早已准备好的体温计测试他的体温，“除了冒冷汗，你还有没有其他反应？”这是临床观察吗？展秋客不想被人当成白老鼠，他只想知道——

“温小米，你给我喝的到底是……什……么？”

展秋客不觉得热，可他却一直在流汗，汗水像喷泉一样从他全身的毛细孔里涌出来，沁湿他的衬衫，甚至从发根流到发梢，滴在他坚挺的鼻梁上。

“你到底……到底给我喝的是什么？”展秋客咬牙切齿地望着温小米，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脾气竟然这么好，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还不动手扯对方的头发。

温小米的脾气表现得比他更好，悠然自得地拿出一个蓝皮的小本本，掏出笔来画了一个叉叉——又一种方法被排除了。耸耸肩，她好无辜：“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一些我个人研制的液体，从配方上的原料来看，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不至于会害死你。”

什么叫“没有意外”？什么叫“应该不至于”？展秋客只想搞清楚，自己有没有去医院洗胃的必要。“你给我喝的东西里到底添加了什么？”

“一点味精，一点猪的肾上腺素提取液，一点可乐。”

“呕！”



同屋BT女

My Roommate

被爱与不爱，

幸福与凄凉，追求与逃避，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是如此的简单。



只见两头熊一样的动物从温小米的卧室里狂奔而出，没等展秋客感到恐惧，它们已经张开血盆大口，吐出蓝紫色的舌头，一边一个一口咬住他的一双手臂，展秋客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温小米的脖子逃出生天，左右扭动扭头，她完好无损，他就糟糕了。

拿可怜的目光望着他，温小米无奈地感叹起来：“都说要你放开我了，这孩子真不听话。”拍拍手，她吩咐一双好朋友嘴下留情，“江春水、向东流，可以了，放开他吧！对于展氏传媒集团的大少爷来说，没有手臂多丑啊，尤其是这学年他还要用那双手臂重修学分呢！”

“你别碰我！你们都别碰我。”

向来不可一世的展家大少变身为一只惊恐的兔子缩在沙发里，举目四望，他的周围全是敌人，尤其是长得跟熊似的两头东西，还什么什么江春水和向东流？！

“温小米，让这两个东西滚蛋！”

温小米表情温和地梳理着它们丰满的毛，顺带纠正展秋客的说法。

“它们不是东西，它们是两只松狮，有血统证的松狮。”她拍拍左边的一只，“它叫江春水，今年两岁了，是出身在香港的松狮。它旁边这只叫向东流，两岁半了，它可是英国移民。”

温小米说话那眼神，仿佛这两只松狮比他这个人的血统还纯正。

展秋客可不管它们是不是海外同胞、港澳侨胞，他只知道：“你养了两头狮子在家伤人，我……我要去告你！我要告你！”

“它们不是狮子。”他真是脑残吗？温小米没见过这么没学问的家伙。

展秋客以为温小米是害怕他去法院告她，才撒谎说它们不是狮子。它们分明长着一张狮子脸，全身丰硕的毛纷纷竖着，还时不时地吐出蓝紫色的舌头，又名叫“松狮”，不是狮子是什么？

“你少骗我了，它们就是狮子。”

同为人类，温小米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类表现得如此缺乏水准：“它们是……狗。”

对方的卧室，请敲门！”

“不必。”

他发誓，一辈子都不会敲开她的房门。



展秋客话说早了。

当你发现这么偏僻的地区过了十二点，连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都找不到，却又赶在这时候发现从中午到现在整整十二个小时什么也没吃。饿得眼冒金星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在你最饿的时候，触手可及的冰箱里放了一大堆可以填饱大象胃的吃食，偏偏又不能吃。

规矩是他订的，现在打开冰箱，拿她买的食物充饥无异于自打嘴巴。可这么干熬着，他实在受不了了。磨蹭了半晌，展秋客停在温小米房门口，举起手想敲门，可一想到她那张挖苦他的臭脸，他又住了手。士可杀不可辱，他不能被她看不起。

咕咕！咕咕！他可以被杀掉，但要死也不能做个饿死鬼啊！打开冰箱，就算不吃，混个眼饱也好。

哇塞！这死丫头怎么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瞧她冰箱里藏的这些食物不撑死她才怪呢！白放着万一过了保质期那不是更可惜嘛！

帮她解决一部分吧！这可是在避免浪费。

不行不行！吃她的东西还不如去死呢！

撑死总比饿死好，吃吧！

她的东西说不定沾着狗臭味呢！

就在展秋客的内心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拉锯战时，他眼尖地发现那盘烤鸡的上面附了一张字条——展秋客勿食！

什么高级烤鸡，居然还特意贴上这种字条？她不写还好，越是如此越激发了展秋客想要吃掉那盘烤鸡的决心。

从今天起就阉了去做太监。”

温小米还火上浇油，“你这种四处发情的公狗本来就该阉掉——不，这样形容你简直是对狗狗的侮辱。”

“温、小、米！”愤怒之下，他又开始喷鼻血了。“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过你，为什么我觉得你分明就是处处针对我，故意想害我？”

他还不是脑残到无可救药嘛！温小米微眯着眼正告他，“那你就仔细想想到底做错什么了，想好了，想明白了，我再揭晓答案。”

“你……”他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校医院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半夜被一通电话从被窝里挖出来的墨可冲进门就看到展秋客正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脸白得像纸。

她简单地打着招呼，目光却略过了展秋客的眼。

“您好，我是温小米的朋友，墨可。”

她的朋友跟她长得完全不一样，很有气质的样子呢！看着她，展秋客高涨着要爆发的怒气暂时消停下来，居然有心情跟她搭讪。“你是艺术学院的吧？气质与众不同呢！”

他话未落音，温小米上来就给他一拳头，刚刚停住流血的鼻子再度遭受重创，哗啦啦地像开了自来水龙头。

“温小米，你疯了？”

“你连她都不记得了，你才疯了！”

“我应该记住她吗？”展秋客不确定地扫了墨可一眼，有点眼熟，还是没想起来她是谁。

他还真是传说中的泡妞高手呢！

温小米拉拉墨可的衣角：“我说的没错吧？没错吧？他就是那种接个吻也会让你怀孕的种马，没和他在一起是你的幸运。”

这样说来，他们曾有过什么吗？展秋客在脑海里迅速搜罗，墨可……墨可这个名字确实有点印象。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美术系那个……那个……以前你是长头发，可现在你怎么剪了一个男生头？”

“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 NC 男！”温小米卷起袖子叫嚣着冲他发火，“你这匹种马随意发情，然后又不负责任，墨可都是因为你才剪了长发。老天帮我，没想到让你落到我手里，这下子你可死过了头了，准备喊你老爸替你收尸吧！我不把你……”

“小米，够了。”墨可冷冷的出声，方才还火焰嚣张的温小米顿时没了火气。

“干嘛够了？你知道这家伙有多无耻吗？那天早上！就是他跟你表白的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看到他买了整整一车的百合花，他……”

“小米！”墨可大喝一声，温小米顿时噤了声。她推着温小米往外去，“小米，我想和展秋客单独聊聊，你先出去吧！”

“哦。”墨可一句话，温小米二话不说就退了出去，比她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还顺从。临走前还不忘恨恨地瞪着展秋客，她在他面前张开手，再狠狠捏住，一脸坏笑地瞅着他。

还敢威胁他？展秋客也不是好惹的，支撑着流血过多的身体他就要跳起来跟她算帐。“温小米，你给我站住！温小米，你等着，不教训你，我就不是男人！你死定了，这回你死定了！”

“是男人？像你成天这么乱来，早晚不是男人！”

她漂亮地踩在男生那引以为傲的自尊心上，展秋客要爆血管了，“温、小、米！”

墨可直接关上房门，隔绝战火。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俩彼此相对，并不遥远却被他轻易丢弃的记忆在一点点复苏。

“我想起来了，你……你是美术学院的学妹，我们在开学典礼上见过。”

“13655886666。”她随意报出一串号码，展秋客倒抽了口气。

他的手机号？不用问也料想得到，他准是又随便向学妹表露兴趣，然后转身将一瞬间的心动，遗忘。

“那个，你是不是对我……对我认真了，然后很失望？”

墨可摇摇头，俨然不愿多说什么：“总之大概就是那样了，后来温小米在 BBS

学年的生活。”

“可是，她为什么想玩文学？这都什么年头了，还有人喜欢那种无聊的东西吗？”

“因为她喜欢的人喜欢啊！”话一出口，墨可就后悔了，掩着嘴直摆手，“你当我什么也没说好了。”

已经听到的话怎么从耳朵里拔出来？展秋客叫嚣着要答案：“那个死丫头到底还有什么恐怖的事，你最好一次性全部说完，我怕我命不够硬。”

“那个……”正说着话，深夜寂静的校医院又走进第四个局外人——

“仁哲哥？”

“听说你被送到校医院来了，没事吧？”

看到他的仁哲哥，展秋客总算是看见救星了。拉着金仁哲的手臂，他开始号啕大哭：“仁哲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这两天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再晚一点，只要再晚一点，咱们兄弟从此以后就天各一方，永难相见了。”

他抽抽搭搭像个小娃儿见到妈似的诉说着这几日的悲惨遭遇，金仁哲倒是冷静地一旁安慰他：“是不是当中有什么误会？应该不是故意的吧？”

“误会？你是没见到温小米那个死丫头，她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是符咒，那种能克住鬼魅的符咒。”

说着话，他的手指都掐进了金仁哲的皮肉里，看样子他是真的中了符咒。金仁哲准备给他请个道长驱驱魔，一种名叫温小米的魔。魔鬼飘进屋了。

“展秋客，你说什么呢？”温小米怯怯地笑着，抬眼看到金仁哲，羞涩地含着额首，亲切地打着招呼，“您好，我是温小米，展秋客的房东。这位是……”

“我是金仁哲。”

“是金学长啊？久闻大名，我知道你是文学社的副社长，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她干笑的同时不忘掩住嘴拼命冲展秋客使眼色。

展秋客就奇怪了，她刚才在外面被人注射了什么药水，怎么突然来个温柔大变身？“请问，你是温小米吗？”

她推他一把，含羞带笑。“展秋客，你最爱开玩笑，人家当然是温小米喽！”

“让我以世纪为单位，和你在一起。”——一篇清新淡雅的散文，结束语就是这句话。作者是金仁哲，看杂志的刊登时间应该是一年多前的作品。

展秋客眼珠子忽悠一圈，恍然大悟：“你，就是因为这篇作品开始关注仁哲哥，并且想加入文学社的？”

她点头如捣蒜，像一江春水向东流一般巴巴地看着他：“可以帮我吧？可以吧？”

“我为什么要帮你？”展秋客登时抬高了嗓门，“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下药？还是因为你趁我失血过多头晕的时候打爆我的鼻子？”

温小米的头越垂越低，这家伙不是脑残嘛！记忆力那么强做什么？

“明说吧，展秋客，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帮我？”

“这个嘛！”他故意卖起关子，“你也看到了，我跟仁哲哥是从小到大的朋友，我管他叫哥呢！听说我受伤了，大半夜跑到校医院来看我。我和仁哲哥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啊！只要我开口，这种小事他一定会答应。可同样的，只要我开口，他也很可能会把你当成某个喜欢拿男生试药的变态女。”

他现在是在威胁她？好吧，算她栽在了他手里。坐在他对面，他们俩要像个成年人一样沟通。

“说吧，展秋客，开出你的条件。”

“无论我开出什么条件，你都会答应我吗？”他微眯着眼上下左右前后地打量她，“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要你……”

温小米双臂抱怀，防备地瞪回去：“想干嘛？那种……那种事我不会和你做的。”

他不屑地撇嘴瞪她：“拜托，我对你这种干扁四季豆可没兴趣。”

他疯了吗？别说她长得普普通通，她就是国色天香，四大美人集体重生，他也对她没兴趣。只是跟她的朋友小玩了下暧昧而已，差点没被她毒杀。如果沾染了这死丫头，他下半辈子还想活命吗？都说了没有煮熟的四季豆吃了可是会死人的。

“抱歉，我就是找个又丑又老又恶心的男朋友，也没兴趣被你吃掉。”她还怕染上A字打头的世纪黑死病呢！

“那正好，我们俩心意相通，你就跟你那又丑又老又恶心的男朋友凑成对吧！”